



SHANGHAI PEOPLE AND LIFE

纸上纪录片系列

上海人事

崔益军 摄

 上海文化出版社
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纸上纪录片系列

上海人事

SHANGHAI PEOPLE AND LIFE

崔益军 摄



上海文化出版社
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上海人·事 / 崔益军摄. --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535-0294-6

I. ①上… II. ①崔… III. ①社会生活 - 概况 - 上海市 - 摄影集 IV. ①D669.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4243 号

出 版 人 王 刚

责任编辑 毛小曼

整体设计 小 小

责任监制 陈 平

文字撰写 姜晟颖

英文翻译 李欣悦

图片后期 房志明

书 名 上海人·事

摄 影 崔益军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7号

邮政编码 200020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制版印刷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20

印 张 10.5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5-0294-6/ J088

定 价 48.00 元

敬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电话: 021-68798999

本画册采用  雅映™ 技术印刷

纸上纪录片系列

上海人事

SHANGHAI PEOPLE AND LIFE

崔益军 摄



上海文化出版社
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上海人事·序

历史始终是焦灼与坚忍相互交织的一段锦帛，细辨斑斓处的各种细节，需要人们有一种特殊的眼光，一种需要体验与知晓的眼光。而当一切的光影回复至平静的时候，一张张看似平淡的照片就成了一个个特殊的解码。

在冗长的时间里，穿行于上海街头巷尾的崔益军，也许并不需要特别的目的，他只是喜欢，喜欢这里的每一种景象，喜欢躲在镜头后面，记录他所眼见得一切。站在历经巨大变迁的今天来看，崔益军的这些上海日常生活的影像就像是弄堂口那只没有拧紧的水龙头，在时间的催促下，才缓缓地滴下每一颗水珠，这种极其耗费生命的复杂等待，有的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坚持与忍耐。

琐碎的生活细节、复杂的人生表情，构成着一个城市的生气，作为一个城市的生活者，崔益军排除了戏剧化效果的追求，他的镜头始终保持了一种对底层生活的客观观察的温度，平静的构图所氤氲着的正是那些即将飘逝的生活气息。毫无疑问，这些照片没有惊世骇俗的背景故事，不属于理论家所认定的“决定性瞬间”，但却是上海有关人有关事的一段社会学影像文献，它的价值就像是历史长河里的那一滴水，将随着时间而去超越时间。

渐渐逝去的是时间，凝固下来的则是熟悉得近于冷漠的世界，这就是影像。在我眼里，镜头里熟悉或者陌生的场景，就像是无法把握的风，崔益军永远不知道下一刻即将发生的一切，他只能像一面旗，坚持站立着，用他的镜头随时迎接，去把握那些把握不住的风。

王刚

2014年9月



拍上海，拍上海的老城厢和里弄，并不是一个多么新颖的题材，摄影师们通过照片，呈现自己与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呈现自己的眼光。在《上海人事》这本画册里，我所要呈现的，则是我，作为一个摄影记者看待城市的眼光。这组照片，代表了一个正在逝去的时代，被定格下来的画面，值得去细细阅读，那些砖瓦、眼神，甚至汗毛背后，是属于这个城市的故事。我喜欢拍弄堂里的人，男女老少，阿姨爷叔，我定格下他们的表情动作，人们可以从中读出生活的前因后果。

如果说这些照片有什么统一的创作理念，那我要表达的，并非布光、构图，而是照片背后，那些有生气的人与生活。

抓拍动态中的弄堂与人，我寻找他们的故事，捕捉他们生活的情节，同时也记录着我的主观感受，当这些元素汇聚，照片自然呈现出一种真实的美感以及细节的力量，让图像变成了可被阅读的故事。

《上海人事》的拍摄，开始于十多年前，我作为一个摄影记者，与这个城市日渐熟稔，而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号角高声吹响，上海机声隆隆尘土飞扬，奔腾向前不断改变。这些变化让我心里升起一个模糊的念想，我应该去记录下这个城市里逐渐在消失的风景。

记得第一张照片是在2001年，南市老城厢。从此之后，我吃完午饭，只要得空，就背上相机，以汉口路300号解放日报大楼为据点，或北上，或南下，走路坐车，去拍上些照片。卢湾、南市、闸北、普陀……十年来，成为一个习惯，甚至也算是我锻炼身体的一个方法。

在拍摄的同时，我内心有一种激动的使命感，觉得自己好像是医院里救死扶伤的医生，要抢救下这些快要逝去的城市生活，记录下最后的弄堂故事。

拍照的过程，也是与弄堂不断耳鬓厮磨的过程，我一不深思构图，二不等待光线，我要的是手起刀落，那些被突然定格的人事。可能是一个刚刚从弄堂里出来的老者，可能是正在弄堂里被罚跪的孩子，也可能是一个目光狐疑满脸警惕的上海阿姨。你可以想象，上一秒，他们正在和谁道着家长里短，而下一秒钟，他们脸上的纹路又会如何改变。行动中的人，才是弄堂的魂。

上海的弄堂，有种独特的气味。这里平静、休闲、温馨，同时也拥挤、八卦、暗流涌动，这里的人生活得自然随意，以最低的成本，享受最大的快乐。这里住着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上海人，但也正是这些气质，让上海的弄堂不同于全国任何一个地方，有着自己独特的灵魂。我抓拍到那些在路边倒马桶、洗内裤的上海男人，你不会觉得突兀或者丢脸，这就是这里的生活和文化。

弄堂是上海文化的根源，塑造了这个大都市最初的城市精神，实用、精明，同时也奉献、勤奋。

很长一段时间，上海的弄堂有一种特殊的宁静，这里的生活自成一体，没有压力，我喜欢记录这些弄堂中人突然面对镜头那一瞬的表情，有的淡定，有的惊惧，有的滑稽。

但这样的宁静，必然要被改变，时代的车轮向前，必然导致许多东西的消失。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看到我的镜头，都会问：“哪能啦？要拆啦？”对于拆迁，人们从最初的抵抗到接受再到祈求。最后的这些年，“强烈要求拆迁，改善居住环境”的横幅不时可以在一些老弄堂里看到。这就使城市，不可能一成不变，城市是一场流动的盛宴，弄堂则是最初那些清新动听的音符，但节奏总要流转，更新的乐章等待被奏响。

环境可以被改变，但记忆应该被保留，当城市提供给人们更文明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我们也不该忘记，那些随着弄堂渐不可考的上海风貌。

崔益军

2014年7月





2007.11.12 摄于唐家湾路（该作品被上海市档案馆收藏）





2006.4.4 摄于山西北路

爷叔
M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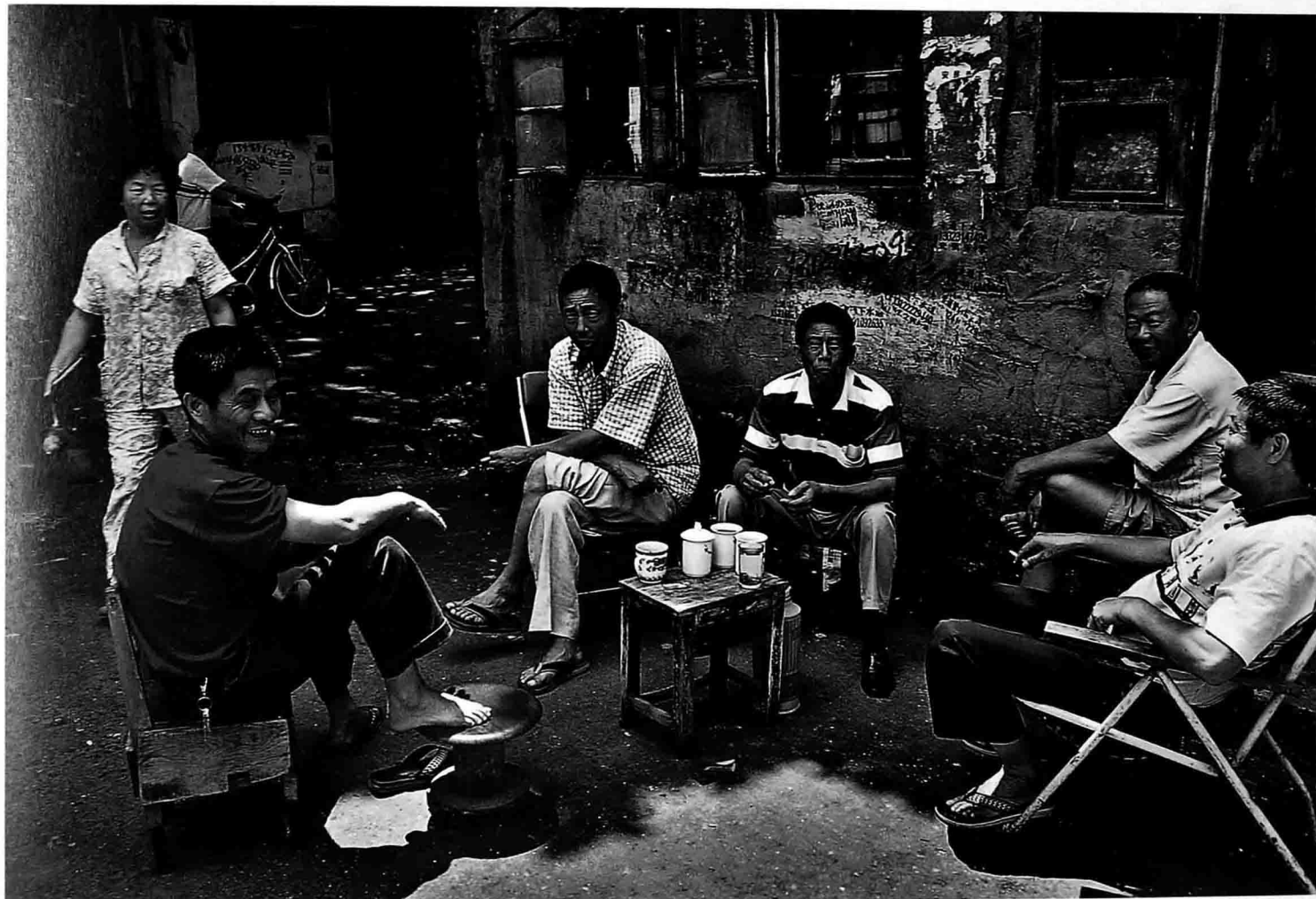


上海男人不喜欢可以慷慨燕歌的白酒，不喜欢云游四海的朋友，不喜欢闯荡天下，不喜欢纵论天下大事。……在全国人民的印象中，上海男人说一口塑料普通话，戴一副秀才眼镜，系一条方格围裙，忙里忙外，做菜做饭，早上送孩子上学，晚上接孩子回家，周末早上不敢睡懒觉，先去菜场讨价还价，然后驮着女儿去练琴去家教。

——李大伟 《上海市井》



2008.7.16 摄于开封路



2007.6.28 摄于大木桥路

老早弄堂里的上海爷叔，在夏天衣服的标配是：短袖白衬衣、白背心、西装短裤、凉鞋、尼龙短袜。这身打扮通吃从工人、技术员到机关干部一切正常的上班族。下班之后，吃过晚饭，如果还需要去路灯下打扑克、扎堆吹牛皮，脱掉白衬衣，换双夹脚人字拖，简版出门。

In earlier days Shanghai men in the lanes dressed almost the same. No matter workers, technicians or government officers, they all wore a white waistcoat inside of a white short-sleeved shirt, suit shorts, nylon socks and a pair of sandals. Off work and after dinner, those who want to play poker or shoot the breeze would take off their shirts, put on flip flops and then get out easy.



2006.8.18 摄于中华路